

久居他乡，农历三月三到来之际，东兰三月三的那些民俗风情又呈现在我脑海里。

东兰三月三最讲究的一道美食是五色糯米饭，五色糯米饭的颜色有黄、蓝、红、黑、白五种，象征吉祥如意、五谷丰登，用色均为天然色素，五色交辉，清香迷人。

黄色取自密蒙花，密蒙花一年只开一次，花期一到，人们就把密蒙花采回来，去除叶子，挂在屋檐下晾干以备用。蓝色取自枫叶色素，每年三月三前夕，人们开始采摘枫叶，用石臼春烂捣溶，浸泡，搓洗滤出汁液，再用铁锅热煮，兑出枫叶水。

三月三当天，家庭主妇们到菜园里割上几把紫蕃藤和红蓝，洗净切短，分锅热炒，趁热倒入冷水，把紫色和红色色素兑出来。用热水煮密蒙花兑出黄色素，分别用这些含色素液把糯米染成紫色、红色、蓝黑色和黄色，留一份白米做白色，五色米就在人们手中像变魔术一样染成了，五种颜色姹紫嫣红，十分迷人。

蒸制五色糯米饭用木桶，用大铁锅烧水，把蒸桶往锅里一罩，蒸桶里垫上一层丝瓜络网，染好的糯米，一种颜色铺一层，层层叠加装满木桶，或根据个人喜爱在圆盘里摆出需要的各种图案，入桶蒸煮。每个家庭主妇就是一位艺术家，她



□ 陈志锋（壮族）

们摆出的图案绝不雷同。把五色糯米饭色香味表现得淋漓尽致的莫过于热蒸汽的熬制，熟透的糯米清香在木桶里氤氲，绕梁穿窗，同悠扬的山歌萦绕在一起，弥漫在山里的村村寨寨，处处散发出浓墨重彩的节日气氛。

红鸡蛋是吉祥如意的象征，它代表美好的祝福，逢年过节，家有喜事，东兰人最不能缺少的是红鸡蛋，尤其是三月三更少不了。三月三当天一大早，家庭主妇从鸡蛋篮里取出鸡蛋，放进铁锅文火煮熟，鸡蛋煮熟后用冷水冷却两三个钟头后取出，趁热用红曲粉染红，最后装进红线编织的网兜里。

“只要留得嘴巴在，不死还要唱山歌。”这是流传在东兰的一句山

歌。在我的记忆里，东兰人下河挑水，上山砍柴，春天耕种，秋天收割，过年过节，婚姻嫁娶等日常生活，随处都能听到美妙的山歌，甚至老人去世还要唱哭葬歌，在东兰人的血液里，再苦再累，生活中不能缺少的就是山歌。

山野对歌主要是适婚男女追求恋爱的平台，一般没有固定的场所，这一天一大早，他们带上五色糯米饭和红鸡蛋去对歌，在路上，远远看到年龄相仿的异性随时都可以开始撩歌，所有问答都以山歌唱出，以对歌的方式了解对方的年龄、人品、学识、劳动技能、家庭状况等。山野对歌比的是才情，临时吟咏，临时对唱，没有歌谱可言，在对歌过程中，如果出现“八月十五种花生”

“我走先来牛走后”等类似的笑话，歌是无法对下去的，才情高的一方会去另找对象，唯有水平相当的双方才可以细水长流地对唱。

和山野对歌不同，歌圩对歌有固定的地点，东兰最有名气的歌圩是长江乡兰阳村兰阳泉歌圩。兰阳是元代和明初东兰州州治所在地，历史积淀深厚，过去这里有过民间自发或州府组织的三月三歌圩活动，东兰的山歌就像兰阳泉一样，从古到今流淌不息，回响在东兰的村寨。每年三月三，东兰县的歌圩对歌就在这里如期举行，周边村屯的男女老少都慕名前来。歌手来自本县各乡镇和凤山、巴马、大化、都安、南丹、天峨等地。三月三当天，兰阳村及其临近村屯的群众，

父亲是“废话大王”

□ 苏 龙

他懵懂的时候，含着小手指，傻傻问父亲：“老爹，我是怎么来的呀？”

父亲蹲下身子，手指轻刮他鼻子，笑着说：“是我跟你老娘到电信营业厅充话费，叔叔阿姨们送的。”“那姐姐呢？”“她呀，是我们从垃圾堆边捡来的。”母亲坐在一旁织毛衣，腾出手轻敲父亲额头：“别听他的，他呀，净是废话一堆。”父亲不恼，只是憨笑。

自孩提记事起，他满耳朵整日嗡嗡响，那可不是小蜜蜂的声音，是父亲的唠叨啰嗦。“小子，别跑那么快，会摔坏的。”“小子，别抢别人东西。”“小子，太阳晒屁股啦，起来，穿好衣服，要背书包上学啦。”“小子，上学骑车悠着点，路面大车多。”……他上了小学、初中，父亲依旧“啰里吧嗦”。哥哥姐姐不堪忍受父亲的唠叨，早早逃离家里，住进学校。他们姐弟私下叫父亲“废话大王”。

后来，他考上高中，越来越不怎么回家，耳根清净了不少。除非有事，他断不会打电话给父亲。某次，他打电话给父亲要生活费，父亲打了钱，他还要父亲帮充手机话费。父亲说：“不是上周才帮你充话费吗？肯定是打游戏太多了，可不许荒废学业，我与你老妈‘锁喉缩颈’送你去学校可不是让你来玩的……”他不满地打断

父亲说：“老爹，我是叫你帮冲话费，可不是听你废话的，真是‘废话大王’。”父亲却硬刚地回话：“我可不误着你小子！”

他读高三的时候，母亲因病走了，父亲独自撑起整个家。父亲笑容不再，人却愈发啰嗦。白天打理店铺，晚上开滴滴车载客，没办法，家里少了“半边天”，两个小孩读书，花销大。父亲的白头发冒出不少，腰也弓成虾身。

后来他上大学，毕业参加工作，流连夜市夜宵，出入酒吧歌厅，过着小资情调生活。他更加少往家里打电话，即使打了，也是伸手要钱，他早成了“月光族”，倒是父亲常来电话。“小子，饱时须记饿时饥，不可流水一样花钱。”“小子，你总说工作白加黑、五加二，注意劳逸结合，可别把身体累垮啦。”“小子，早晚温差大，记得增减衣物。”“小子，咱家阳台的太阳花开啦，红彤彤的，就像你小时候红扑扑的小脸蛋。”开始，他还耐着性子听，渐渐地不耐烦了。一天，父亲又是一番口水横飞，还拐弯抹角提醒：“你姐的小孩都打酱油了！”他终是忍不住吼出声来：“老爹你急啥！？”拜托你没事别来电话，你烦不烦呢！我耳朵都听起茧啦，你呀，真的是‘废话大王’！”电话那边沉默了，接着传来叹气声，伴随咳嗽声。以后父亲少来电话

了，偶尔打来，也是三言两语说完，唯恐惹毛了儿子。他几次在姐姐面前数落父亲“口水多过茶水”，还说父亲“何止是‘废话大王’，简直是‘废话大圣’了”。

再后来，他娶妻生子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开门七件事的生活一地鸡毛。“老公，你真唠叨。”“老爹，你真啰嗦。”伴随年龄增大，他愈发感到老婆小孩嫌他话多，他不由地想起父亲，耳边似乎响起熟悉的嗡嗡声。恰巧，父亲来了电话，声音沙哑：“小子，重阳节准备到了，有空回老家吗？”以往他都是以单位加班为由搪塞了父亲，这回竟然说道：“有有有，老爹。”“那就好，记得带老婆孩子回来，你姐姐一家也回来。对了，到时陪你老爹喝几盅，怎样？”“没问题，老爹。”“呵呵，好好好。”可是重阳节那天他却回不了老家，头晚小孩突然发烧抽筋住院，他们两公婆陪护了一天一夜。他惭愧地打电话给父亲，父亲却安慰道：“没事，照顾我的孙子是头等大事。记得抽空回来，咳咳……”

今天，他又专门回了一趟老家。“可曾闲来愁沽酒，偶尔相对饮几盅……”手机播放的《北国之春》旋律低声徘徊，父亲喜欢听这歌。他却悲从心来，抖动着手，夹起盛满酒的杯子，仰头轻声喃喃：“老爹，谢谢您听了我一堆废话，来，我们干一杯。”饮罢，他泪洒，泪水肆意涌过皱纹初现的脸。父亲却不喝酒了，也不唠叨了，只是微笑地望着他。

“老爹，我很想听您唠叨，您倒是再唠叨呀，‘废话大王’！”父亲依旧不语，只是微笑地望着他，从墙上的黑色包边的相框里。

或自发或有组织地带来煮好的猪鸡鸭鱼肉、五彩糯米饭、糯米糍粑、红鸡蛋等美食，用以招待前来参加活动的临近村屯群众和远方的客人。

东兰铜鼓举世闻名，迄今为止，东兰民间尚保存有612面铜鼓。每年三月三，人们会把自家收藏的铜鼓搬到歌圩，百面铜鼓聚会，场面蔚为壮观。一般铜鼓舞会在歌圩开场、结尾和活动中需要助阵的时候敲打。铜鼓的敲法大致有两种，一种是把铜鼓挂起来，像挂编钟一样，不同的是，编钟的音阶由编钟的个数和大小来确定，而东兰铜鼓的音阶由鼓面和鼓身来定。敲鼓的时候，百十个铜鼓手步调一致，敲准音韵，发出和谐悦耳的响声，低回宛转处如泉水叮咚，温文尔雅；高亢处如电闪雷鸣，激昂慷慨。第二种敲法是边舞边敲，铜鼓是固定的，鼓手是舞动的，在敲击过程中，不断变换舞姿，不断交换鼓面，不断切换音阶，鼓声变幻莫测，时而如浪潮涌来，时而像千军万马退去。这舞蹈和鼓声，使人想起八门金锁，想起九宫八卦，想起十面埋伏。多么壮阔，多么豪迈，多么火烈的舞蹈啊！好一个痛快淋漓的东兰铜鼓舞蹈啊！

东兰三月三的活动丰富多彩，纯朴善良、热情好客的东兰人民，等待你三月三约定。我们在东兰等你来！

清 明

梁柳宁

昨夜重逢泪纵横，
烛香遥祭泣无声。
敬焚冥钞万千叠，
怎比床前半碗羹。

鹧鸪天·大美柳州

梁柳宁

名刺镶金四海隆，
南国古郡展新风。
摩肩食客寻街巷，
溢彩华灯耀碧空。
水秀逸，山葱茏，
游人搔首紫荆丛。
抚今追古河东叹，
不美神仙美柳翁。

三月三团圆

韦元培（壮族）

各族姐妹舞蹁跹，
穿金戴银花争妍。
山歌金句飞出口，
三月三日庆团圆。



清明情思

□ 卢学问（壮族）

清明时节，本已连日晴朗，扫墓这天却细雨延绵，丝毫没有转晴的意思。早餐之后，我和家人头戴斗笠，背上供品、香烛等，顺着湿漉漉的乡间小路蜿蜒而上。

每到一座坟前，先用镰刀割去周围杂草、斩掉荆棘，用铲锄填平上下坑洼、护好左右边沿。然后培一块新土，插一根青竹，挂一串清淡洁白的吊纸。接下来，摆好供品，燃香斟酒，叩首跪拜，教孩子说一些祝福保佑之类的话。最后烧纸钱，放烟花，向先人送去问候。

丝丝细雨虽然挡不住烛纸燃烧的脚步，却压住了香火旺盛的势头。父亲曾说：“烟气不旺，说明祖先不高兴。”于是，我们拿斗笠遮雨，让一柱柱香在斗笠下尽情燃烧，不时还闪跳着金星，最后弯成一圈圈紧密相连的灰环。确认所有纸烛都燃尽熄灭，不给周边树林留下任何火灾隐患之后，大家才放心离开。

祖坟大都没有立碑，更没有日月同辉、流芳百世之类的刻字，它们太简陋了，由一堆石头简单砌成，隐匿在山林之中。小时候扫墓，父亲总给我们讲解坟里埋葬着哪位先人，并就其生前种种简要述说一番。许多先人我们都没见过，听到那些久远之事，并无多少感触，唯独到祖母的坟前，我们才久久驻足静默。

祖母身体结实，明眸皓齿，手脚麻利，善良刚直。据说1926年夏天的一个夜晚，祖母一个人挑着百来斤重的山货，沿着崎岖的江直滩（地名）丛林山道疾步赶回家。一路蛙鸣虫叫，天河星斗悬于夜空。漫长的山路既安详又平和，只是这份安详之下危机四伏。

“救命啊……”突然前方不远处传来女孩子的呼救声，声音越来越弱。

“山贼！”祖母第一反应就认定这是山贼劫持。山贼团伙经常潜伏在偏僻小道，劫持独行的妇孺，然后向家属索要

赎金。

“畜生，赶紧放人！”祖母嫉恶如仇。她立马放下担子，抽出扁担，冲上前与山贼展开搏斗。几个山贼手持大刀凶残地朝祖母迎面冲砍过来，祖母渐渐招架不住。

“快跑，把乡亲们叫来……”祖母手中的扁担被山贼致命的一刀砍断，锋利的刀口落在祖母胳膊上，顿时血流如注。祖母顾不上安危，对女孩子大喊一声之后，咬紧牙关慢慢闭上眼睛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阵疾风从山上呼啸而来，伴随几声咆哮，震得地动山摇。山贼被吓得魂飞胆裂，一道黑影扑向山贼逃窜的方向。

当乡亲们赶到现场时，周围已恢复平静，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乡亲们

一边呼喊祖母名字，一边四处搜寻。在木桥下的乱石堆旁发现三具焦头烂额的蒙面尸体。祖母躺在不远处的旱沟里，被发现时已经奄奄一息。由于祖母伤口太深，失血过多，加上当时医疗条件极差，祖母回来养伤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。

祖母墓前，雨下得更密了。我的目光透过雨丝，神情有些恍惚。恍惚中，仿佛看到祖母坐在家门口的身影，她不紧不慢地给父亲缝补衣裳，拿针头在额上的发际划两下。听说祖母在世时手很巧，遇上谁家办喜事，总请她给新媳妇裁缝新衣裳。在纷纷扬扬的雨丝中，仿佛又看到乡亲们抬着祖母的棺材，搀扶着才两岁多的父亲，缓缓走上山冈。

